



112岁红嫂守望爱情72载

快报记者 孙兰兰 邢志刚



胜利七十周年特别行动

★ 长征纪事

长征两万多里才决定去陕北

红军长征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可靠落脚点的过程。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研究认为,中共中央于1934年9月30日正式决定进行长征。而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日前说:“长征中,中央曾多次改变转移目标,在走了11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后,才确定下了长征的终点。”
1934年10月16日,当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河畔踏上征途,除了“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外,对于要转移到哪里、要走多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徐占权说,长征开始时,称为战略转移,中央最初的计划是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惨烈的湘江之战后,因敌强我弱,中央决定转兵去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随后,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川西或川西北

建立根据地。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认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徐占权说,“一直到这个时候,究竟到哪里落脚还没有确定下来。”
1935年9月18日,中央率领红1、3军团(即红1、3军团)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岷县,并作出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至此,万里长征终于有了明确的目的。
“毛泽东是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并作出这一决定的。”徐占权说。 据新华社电



丈夫长征北上,一走72年没有音讯,今年112岁的陈发姑仍天天倚门唱着《送郎当红军》,盼望丈夫能回家
快报记者 孙兰兰 邢志刚 摄 侯健 制图

★ 踏上长征路

长征第一山下,谁也不知道要走多远



瑞金老红军刘家祁向记者讲述长征往事

72年后,瑞金云石山下不少老人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晚,随着一声集合号,住在村里的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的指战员在村学堂操场整装集合,静静地离开村庄。人们事后才知道,这一夜中央机关所在地梅坑、九堡的红军同时出发,向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转移。
如今,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当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而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72年后,10月的瑞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从叶坪到沙洲坝,再到云石山,寻找红军踏上长征的历程。
瑞金郊外的叶坪就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室。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办公室是小的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的确如此,虽然地方不大,但外交部、劳动部、

苏区机关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在瑞金云石山下的马刀口村参加了一个动员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转移、如何开辟新的根据地。
今年已经93岁的刘家祁说,会议由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主持,博古也参加了。当时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这次转移要走多远,走多久,只知道要和其他队伍汇合,壮大力量。
刘家祁老人回忆说,当时,“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各地往于都方向集结。在转移的过程中,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在红军长征途经的武阳村,举行了一个军民联欢会。在这里,当地又有不少群众参加了工农红军,一些青年妇女还打了草鞋,送给了要出征的红军。”
在云石山山腰,由杨尚昆题写的“长征第一山”的字样,显得遒劲有力。沿弯弯曲曲的山路攀登不远,是当时中央红军的驻地。当年红军战略转移的动员大会,就是在这个山脚下召开的。也正是在这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起步。
湘江决战中,刘家祁被飞来的炸弹炸伤了左脚。在湖南蓝山田心铺老乡的家中养好了伤之后,又回到瑞金,和留下来的红军一起打起游击。
而当时一起从这里出发的人中,有两三万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长征第一渡口,红军儿子用生命守望

于都河,被于都人称为母亲河。72年的时光过去了,平静流淌的于都河,依然是不少老红军魂牵梦绕的永恒记忆;72年的时光过去了,老红军钟明到现在都后悔当初渡河时,没有到渡口不远的家中去看看,“再回到家乡已经是15年后的事情了”。
新建的于都县长征出发纪念馆就毗邻东门渡口,里面陈列的资料记载了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当年的于都河平均河宽600多米,水深1至3米,最大流速每秒1.2立方米,河底为砂石,架设浮桥的难度非常大。但红军决定在其中5个渡口架设临时浮桥,要能通过骡马和炮车。
听说红军架桥缺木料,有的老百姓把自家的瓜棚拆了,有的老人把棺木也拆出来了,更多的群众则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床板、门板拆卸下来,送到架桥现场。在百姓的帮助下,红军先后架了十几次,仅用4天时间就架好了5座浮桥。
72年后的今天,于都河上已经建起了6座大桥,最大的两座分别被命名为长征大桥和红军大桥。如今,

于都河上尚有3座大桥在建,十一五期间至少还要新建10座大桥。已经废弃的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成了于都这个县城的深刻记忆。
老红军回归第一渡
老红军钟明,解放后在东北担任过县长、建设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1970年,离休后的他回到了长征的起点、自己的故乡于都。如今,他还经常会漫步来到东门渡口,静静地坐上许久,看夕阳下平静的河水缓缓流过。
而83岁的丁张发老人的住处,距离“长征第一渡”步行的话大概需要15分钟。就这15分钟的路程,丁张发不知道已经走了多少个来回。他拒绝了随子女去城里居住的建议,执意住在渡口边的老屋里,守望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夕阳下每个黄昏在渡口边的徘徊,已经成为了老人心中的丰碑和永久的记忆。



瑞金老红军钟明在长征第一渡口前向记者打招呼



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毛泽东差一点没能参加长征

“确定走留人员名单,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日前说,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博古、李德等人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起初,长征名单中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瑞金市党史专家刘良说,博古、李德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中。凌步机说,凡反对过博古、李德等人,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留了下来。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凌步机说,他们在项英、

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
留下来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牺牲了。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他们才走出南方八省的山岳丛林,挺进抗日前线。
据新华社电

